

长篇小说

PAO 我叫杨宝

我第一次踏上牙买加的土地时，
还是一个小男孩……

Kerry Young
〔英国〕杨凯丽 / 著
包安若 / 译

译林出版社

PAO 我叫杨宝

Kerry Young

〔英国〕杨凯丽 / 著

包安若 /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叫杨宝 / (英) 杨凯丽著; 包安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外国通俗文库)

书名原文: Pao

ISBN 978-7-5447-4375-4

I. ①我… II. ①杨… ②包…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1086号

PAO: I WAS JUST A BOY WHEN I COME TO JAMAICA...

by KERRY YOUNG

Copyright © 2011 BY KERRY YOU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251 号

书 名 我叫杨宝

作 者 [英国] 杨凯丽

译 者 包安若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汤 胜

原文出版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24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375-4

定 价 2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父亲艾尔弗雷德·安东尼·杨（1924—1969）

我的母亲乔伊丝·杨

还有我们所热爱的这片土地——牙买加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章 1945年

她出现时，我正和男孩们坐在商店里，讨论咋做好生意和雇到好帮手。她就那么无端端地出现在门口，就那么站在那，任太阳明晃晃地晒着她亮闪闪的有檐儿帽子，或者说更像是包头巾一类的东西，就是印度人戴的那种，但比他们的要好上十倍。不过，也可能因为是戴在她身上，所以显得好了十倍。

她穿的蓝色连衣裙那么合身，就像把她紧绷绷地缝在里面一样，她脚下踩的高跟鞋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式。我穿着背心，拿着空酒瓶，坐在一个空了的橘子筐上面，在她面前，这副德行让我都觉得臊得慌。

所以，我们三个弹簧似的跳起来，然后问她我们能帮她干点啥。她要我去医院看看她姐姐，这样我就能看到白人水手对她姐姐都做了什么。

“他咋的她啦？”汉普顿问道。

“他打了她。打得太狠了，我都认不出我亲姐姐了。”

“那他为啥打她啊？”

“去看她就知道了。我求你帮我办的就是这事。”她直勾勾地盯着我说，“你能办到吗？”

之后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

她道了谢，之后给了我一张纸，纸上详细地写着她姐姐所住医院的地址。她姐姐叫玛莎·坎贝尔。然后她说：“玛莎会告诉你怎么联系我，如果你真要帮忙的话。”随后，就转身离开了商店。

她一走，汉普顿就扯嗓子嚷嚷：“哇哦，她姐姐是个婊子。”

“你咋知道的？”

“哈，当然，我当然知道。你想想，她和那水手能干啥？有可能就是因为嫖资问题吵的架。刚才这个，看着倒还行，不过没准也是个婊子，我打赌干起她来肯定很爽，哼，她肯定是个婊子。”

“按你这么说，她要是个婊子的话，那挨打啥的就不要紧了？”

“这事还得跟地盘儿扯上关系。就跟要是有人只是招我烦了，我该生气吗？不该呀，你说呢，这得跟地盘儿有关。”

我又问贾奇·芬利：“你也觉得她是个婊子？”

“是啊，我觉得汉普顿说的都对。不过，要真像她妹妹说的，她被一白小子打了，你就得问问自己这男的是个什么来头，还有一个白小子揍了个牙买加娘儿们，然后就那么算了，这事算不算个事。”

“哎哟，伙计，牙买加娘儿们都被白人揍了三百多年了。”

“倒是没错儿，”我对汉普顿说，“但这可是头一回有人在这上头求咱们帮忙啊。”

第二天，我去医院看玛莎·坎贝尔，她的情绪还是很激动。那个白小子打断了她一只胳膊和两根肋骨，脸被搞得稀烂，估计连她亲娘老子都认不出来了。她给我看了看身上的瘀伤和指甲印以及后背上被踢出的脚印子。这些都是那个白小子干的。说真的，这女孩还能活着可真是个奇迹。

我问她：“你知道打你那个人叫什么吗？”她告诉了我，然后我说：“我咋能找到你妹妹啊？”之后，我还问了她事情的经过，因为我想无论发生了什么，她也不该被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我提到她妹妹时，她告诉我，她妹妹叫格洛丽亚，然后她问我要去干点啥。于是我就跟她说：“你也别为这事太上火了，包在我身上。”

之后，我就派汉普顿去把它搞定了。

一周之后，格洛丽亚·坎贝尔到商店来给我钱。她听说了那白小子海员的事情和他怎么住进的海军医院。我告诉她：“我干这事不要钱。是那小子活该。”于是她就把钱又放回钱包里。

然后她对我说：“你知道所有的事了吧？”

我回答道：“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你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买卖？”

“我他妈的能猜到。”

“我们在东金斯敦有座房子，四个女孩住在里面。那些男的就因为我们是一屋子女的，所以他们来了想干吗就干吗。玛莎就是这么出事儿的。”

听罢，我告诉她：“这跟我没关系。你求我帮你，我帮了，完事了。你也不用跑这儿来跟我说这事或非要解释什么。”

“我来是想求你，看你能不能照顾我们一下。你知道，就像你罩着整个唐人街。”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这个女人。我就这么打量着她的容貌，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她是一个严肃的生意人。就在我观察她时，她吸引了我，就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尽管理智告诉我离她远点，但我的嘴还是动了动，我听见自己说：“你想什么呢？”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张时，他说：“她们还觉得干那种营生不错呢。”

“我又不想鄙视这些女孩儿。她们干她们自己的，又碍不着我。我想干的就是保证发生在玛莎·坎贝尔身上的事不再发生了。她们给我的钱和陈先生李先生那帮人给的一样多。”

“老陈和老李干的是正经买卖。这些女的可不是。”

“她们靠这过活。你不想让我干吗？”

“反正现在也是你自己的营生了，在我退休那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但你也得按规矩办事。”

我第一次拜访东金斯敦那栋房子是因为格洛丽亚请我去吃饭，为的是庆祝玛莎出院回家。她们做了传统牙买加饭菜，有加了米饭和豌豆的炖鸡、凉拌卷心菜丝和格洛丽亚亲手做的佛手瓜。这次晚餐，只有我和那四个女人参加了。在此期间，我发现这些女人只不过是普通人，她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粮食的价格到布斯塔曼特^①出狱并建立他自己的新政党然后在选举中赢了曼利。这事儿发生在他被关在上园营^②一年半之后，因为他的政党组织了太多的罢工，几乎让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瘫痪，这使得理查兹总督忍无可忍，终无须再忍了。

她们谈论的东西简直让我笑掉大牙，因为经过三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女王陛下虽然允许我们自主选举，但我们选出的众议院根本不管事儿，能做的也就是说说话，因为殖民总督说的才是最后最有分量的话。她们管这个叫殖民办公室和部长们的协作关系，但我管这叫“傻乎乎地浪费时间”。

但那四个女的都把这些看得挺严肃的，好像她们真以为所发生的事能改变什么似的。她们这边希望国家能走上正途，接下来却是大笑着互相打趣，并在这种欢乐情绪的感染下，站起来两两成双地跳舞。

据我观察，格洛丽亚虽然美貌出众，但她依旧保持着和蔼和温柔。当我们在外面的车里谈话时，我发现她的胳膊好像月光下的黑缎子一样闪闪发光。她身上又甜又辣的气息扑鼻而来，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

① 亚历山大·布斯塔曼特（1884—1977），牙买加劳动人民领袖和政治家。他反对同其他西印度政府结盟，牙买加独立后任第一任首相（1962—1967）。

② 上园营（Up Park Camp），指18世纪晚期直至1962年牙买加独立期间设在金斯敦市中心的英军指挥总部。

种叫 Khus Khus 的香水。

在那之后，我发现自己每隔一天就要到她那儿去。我经常随身带着东西，一顶帽子或者一份报纸之类的小玩意儿，然后我故意把它们留在那儿，好给自己机会再去取。后来，我几乎每跑一趟差都会身不由己地到那栋房子里去，我走进去仅仅是因为我经过它。再后来，只要我一进去，其他的女孩就开始大笑，这太糟了。所以，我也知道得装装样子。于是，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和格洛丽亚·坎贝尔一起喝喝茶。早晨十点和晚上十点我都准时出现在那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立顿黄标，一边说上些没头没脑的话——上帝知道我说了什么，因为有一半时间我都恍恍惚惚的。

直到有一天，格洛丽亚冲我微笑着说：“你知道我第一次求你来照顾我们的时候，并不是想让你天天到这儿坐着然后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已经把消息放了出去，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由你罩着，不敢欺负我们了，所以事儿都办好了。”

于是我把茶杯放进托盘，又把托盘放到桌子上，站起身来说了声“那行吧”，之后就径直走了出去。

她迟早会让我离开的，因为这可怜的女人不能没活接。每天我都跟自己保证，不会再去那儿了，然后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三天。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当上了临时工，修修橱柜的门，锯来锯去，敲来打去，尽管我他妈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发誓，每次经我手修理完的东西，他们还得叫个木匠来重修一遍。

后来有一天，我跟贾奇·芬利两人坐在商店里，他问我：“你跟格洛丽亚·坎贝尔咋样了？”

我回答道：“没咋样。”

“好吧，那你现在得改变下你的想法，要么去做点啥，要么就干脆甬去那儿了。你有自己的活儿干，我敢说那女的也有她自己的事儿，

兴许那些事儿让她很忙也说不准。”

“你觉得她咋样？”我顺势问道。

“你问这干啥？”

“随便问问，没啥事儿。”

“你这是在问我对一个几乎不咋认识的女人的看法啊，我也就见过她五六次。但我第一个要告诉你的是，她很好看，也很有型，把自己捯饬得倒也不错。照我看来，她也足够精明，当那几个女的的头儿然后赚到钱。我估摸着有一个男的不会介意搂着那样一个漂亮妞儿的，但他不会娶她。”

“谁说要娶她了？”

“好吧，但你差不多可能想过这事儿吧。”

“你小子知道个啥？自己都还没着落呢。”

“不是哪，去年我结婚了。”

“你娶媳妇了都不告诉别人？”

“她娘家在圣托马斯，我俩就去那儿结的。”

“你没请人参加婚礼啊？”

“结婚又不是为了婚礼，为的是给你孩子一个身份。”

此后，虽然我不再去见格洛丽亚，但我却不能停止想她，想她想得都快疯了。我开车从半路树到红山去，开了一半发现开错了，不得不转回来。我三番五次地数钱，但却没办法把它们加起来。我翻来覆去地问汉普顿和芬利他们跟我说的话，因为我啥都记不住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张坐在马修斯路边的桌旁，妈在庙里，汉普顿则在外面瞎逛荡，张问我：“你病了吗？”

我告诉他我没病。

“那一定是关于女人喽！”

我不知道关于女人张知道多少，但我知道，他和我爹在很小的时

候就帮孙逸仙医生和中华民国打天下，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离开中国来到牙买加，过得跟个隐士似的，直到我爹被人杀了，他把他攒的钱寄给我们，并把我們接了过来。而在我认识他的所有时间里，我不觉得他跟女人说过什么话。

“你感觉咋样？”他问我。

“我觉得自己在水底下，而且啥都够不着。所有东西都变得模模糊糊的。我也听不着啥响儿。我啥都够不着，也感觉不到，就剩俩胳膊在水面上乱晃。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觉得得到解放，才能感觉到我两脚是站在地上的。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对所有东西的感觉都很敏锐，我把手放在桌上时都能感觉到手指下面的木头。我觉着那很重要，跟她在一起很重要。这肯定意味着什么，我光看她倒茶和搅和牛奶就觉得开心极了。”

“是东金斯敦的婊子吗？”

婊子这个词把我伤到了，因为它不能用来形容关于格洛丽亚的任何东西。它跟她没有任何联系。但我知道张说的是谁，所以我只能说“是的”。

他啥都没说就从桌旁站了起来，径直走向院子。

下一个周五晚上，当我去收周保护费时，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乐队演奏着音乐，烈性酒流淌着，那些女人们忙得很。那地方看起来倒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一定是我变得不同了。可能是因为我已下定决心，要使自己的心硬起来，以对抗她对我的吸引力。

现在这地方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水下。就像我在一个看不见的泡泡里向外看。当我管她要装钱的信封时，我都不确定我的手是不是要从泡泡里伸出去拿那个钱。但是无论怎样我还是去做了，她就那么站在

那儿，看着我，好像她也察觉到有些事情起了变化一样，但她啥都没说。

在那之后，我不能忍受再去那儿了，于是汉普顿就每周亲自去收保护费。某个周五的早晨，正当我抽完烟站在国王大街上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出乎意料地撞上了她。

互相不打招呼的这种行为是很粗鲁的，于是我们就静静地站在那儿，任白日里的时间哗哗地流淌过去，直到她跟我说：“你花了所有的时间一直都在想我是什么，但你其实应该集中精力想想我是谁，我是哪种人，然后顺着这个思路你就会知道自己的感觉了。我知道你怎么看我，而且你之所以离我远远的，是因为你害怕碰巧遇到我。然后当不得不接近我时，你屏住呼吸就好像什么坏事就要发生了似的。好吧，现在你需要的可能就是让自己好好呼吸一下。”

我啥也没对她说，就那么直愣愣地站在那儿，那感觉就像现在我跟她一起被困在那个泡泡里，整个国王大街事不关己地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就跟它根本看不见我们似的。

然后她说：“下周一和周二其他姑娘儿们要去北边海岸的奥乔里奥斯。她们估计我们那会儿不会很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休个小假。但我不会跟她们去。我只想对外关闭整栋楼好给自己留点独处的时间。所以周一晚上我会自己在那儿。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想顺道过来就来吧。”

她一直都在我脑袋边儿说话，因为我实在不敢看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大街上的轿车在小机动车和手推车的夹缝中艰难地前行，感觉到她灼灼的目光在我的太阳穴上烫了个洞。

“你不用去考虑我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她停顿了一下。

她继续说道：“但我还得给你提个醒儿，刚才那个邀请，我只说这一次。如果你决定到时候不来，以后咱俩就桥归桥、路归路，纯生意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然后她穿过电车轰鸣的大街，消失在人群中。

那个周五的晚上，我没有去收保护费，整个周末我都在想着格洛丽亚跟我说的那些话，汉普顿关于婊子的看法，贾奇·芬利提到婚姻时说的东西，以及张就那么起身走掉时的情形。我知道，他们都是对的。不管你是什么感觉，你不能娶一个那样的女人。所以我不断地想，一直想到周一晚上，我洗了个澡就直奔她在东金斯敦的房子而去。

第二天早晨，当我踏入位于马修斯路的家门时，看见妈正在院子最里面喂鸭子而张则在桌旁慢慢喝完他的茶。我经过他直奔我的房间。但就在我与他擦肩而过的一刻，我后背对着他，他坐在桌边，后背也对着我，张开口说道：“你昨晚没回家，你妈妈从那时起就开始很烦躁，但我告诉她一切都好，因为我知道你昨晚在哪。”

于是我说“多谢了”，就径直向我的房间走去。

第二章 道德影响力

但是张并不喜欢这样。首先，他对我那晚留宿在格洛丽亚家这件事视而不见，好像我可以忘掉这件事或者摆脱掉格洛丽亚一样。之后，就在我既没有忽略此事，也没把格洛丽亚甩掉之时，他开始就一个体面的女人应该做些啥、有点啥和咋表现等等这些事儿说个没完；还说什么不知廉耻的女人会搞垮男人。据他所言，不正经且水性杨花的女人是唯一能够毁掉男人的力量。而在张发现自己的说教无用之后，他又开始喋喋不休地劝我找一个中国好女孩，而现在他每天絮絮叨叨对我说的东西就只剩唐人街的每一户有女儿的人家，无视我对他的说教所表现出的毫无兴趣。而且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我的生命也变得丰富多彩。因为除了每周见格洛丽亚三次以外，我都在忙活着，开着美国海军多出来的车满金斯敦的转悠，而且因为发现了红山农场的那些中国人不老实，以至于每次买鸡蛋时，我都得数两遍。格洛丽亚还把我引荐给她的两个朋友，所以现在我得罩着三栋房子。而我最不愿意想的事儿就是娶媳妇。

但张不吃我这一套。无论早晨、中午还是晚上，他都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教训我，这已经让我觉得有点不耐烦了。所以我同意去中国运动俱乐部瞅瞅，看看能发生什么事儿。我估摸着，这样他就能闭嘴了。可当我到那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小孩在打乒乓球喝柠檬水。

然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组织一场花园聚会。张，后来是妈，都非常激动，好像这事儿是自打毛泽东赢了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之后即将发生的最好的事儿。张和妈让我烦得不行，于是，周日一早，我破天荒地早早起床，按时出了门，张带着一脸的期待，妈冲我挥了挥手，汉普顿站在大院里，手撑着屁股哈哈大笑，就跟看小丑演出似的。

她也在那儿，黑色的卷发在后脑勺盘了个整整齐齐的发髻，那屁股、嘴唇和一双玉手跟着她说话的姿态而不停地摆动，她一会儿向后转转头，一会儿又在大笑时双眼弯成了两条细线，真是个好儿。于是，我向旁边的人询问这女的是谁。

“她是王霏。”

“你指亨利·王的女儿？”

“就是她。”

在获悉这个消息的一刻，我就知道我跟她没戏，甚至可能连和她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亨利·王是在牙买加最有钱的几个中国人之一。他有数家超市，遍布金斯敦、奥乔里奥斯和蒙特哥贝的无数批发商和酒商为他服务；他在城里有一幢大房子，里面有无数仆人伺候着。然后我就开始想，张认为格洛丽亚配不上我，难道中意这个王霏了？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关注她。

当我回到马修斯路时，贾奇·芬利告诉我，亨利·王是巴里街麻将桌上的常客。于是，在他再去那打麻将的时候，我偷了他的钱包，为的是给自己制造个机会，进城去他那大宅子，把钱包还他。

王家大宅在穆斯格雷夫女士路，有半个环形车道，两个入口之间有一个红色木槿围着的草坪网球场。房子建在水泥楼梯上面，外面的走廊地上铺着瓷砖，瓷砖上是低矮的白色水泥栏杆，里面放着一些藤编的椅子和低矮的小桌。走廊下开满了各种颜色、形态不一的花，这些在花床中的花有粉色的、紫色的和红色的。而一朵十二英尺高的天使喇叭花怒放在走廊的侧面，我知道，当夜晚到来时，这株奇异的植

物会散发出强烈、甜蜜而馥郁的芳香。

当我走上这走廊的台阶时，我看到他们还在屋子的侧面挖了一个游泳池，池边种了一些杏树来遮挡阳光。我看见一个黑皮肤的女人坐在一把藤编椅上。然后我向她介绍了自己，她说她是西塞莉·王，于是我知道她是亨利·王的妻子。

我告诉她我是来做什么的，然后伸手掏出了亨利·王的钱包，但是她并没有从我的手里把它拿去。相反的是，她喊了起来：“伊特尔！”那个叫伊特尔的女孩慌慌张张地从房子里跑出来，好像西塞莉在喊“着火啦！”。然后我才知道，她是来从我手里取走钱包的人，而西塞莉再从她的手里接过钱包。

西塞莉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喝下午茶。反正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于是我就说“多谢”。她让我坐下来，并把自己没做完的刺绣放到一边，这样我就能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了。

但我刚一坐下，她就站起来，走到走廊的尽头开始大喊：“埃德蒙德，把树下的那些芒果堆成一堆儿，我可不想让它们变成果酱然后溅得到处都是。你还得把房前屋后的垃圾全扫了，烂水果什么的都堆那儿呢。完了之后，你回头再把猩猩木给剪剪，没看见它在角落里都长那么大了嘛。”然后她回来又坐下了。埃德蒙德站在树下，看起来很疲倦。但我并不知道是因为过度工作还是西塞莉把他给吼的。

伊特尔的茶还没倒完呢，西塞莉又站了起来。“我的上帝啊，埃德蒙德，你觉得我们就凭你这手艺给你钱吗？你沿路到处看看，哪家的花园不比这里的好。隔壁那家的花园看起来就跟皇宫的后院似的，而且人家的园丁还是个兼职的老头呢，可不是你这样的一个年轻傻瓜。把我搞得都想把他请过来看看能帮我们做些什么。我一直都在向上帝祈祷，看看他能不能给你点灵感，但他好像没理我。下礼拜这里要举行夫人聚会，所以我得让这儿又美丽又宽敞，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